



2010中国侦探推理小说
精选系列

生死翡翠湖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 编著



生死翡翠湖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翡翠湖 /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编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14 - 4863 - 0

I. ①生… II. ①北…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9074 号

生死翡翠湖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编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5.62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863 - 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163. com](mailto:qzCBS@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阅读时代的密码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常务副会长 于洪笙

对喜爱侦探推理小说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份厚重的礼物。编入本书的17部作品均是由编者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从参加全国第五届侦探推理小说大赛作品中筛选出的原创获奖作品。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是由中国公安文联和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组织举办的权威性赛事，它的宗旨是鼓励中国当代作家在侦探推理文艺样式上投入激情创作，涌现出更多佳作，使中国自己的智慧文学能更好地丰富广大读者的阅读生活。2010年是该次赛事的第五届，包括大陆及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作者的作品大量涌来，在这些参赛作品中有不少作品因是2010年的新作尚未发表，它们带着原创的清新与朴素激起我们一个设想：我们把这些未发表的作品经协会审读、筛选、编辑加工，出一部代表本年度的中国侦探推理小说集，然后以书参赛。所以这部带着作者对2010年度感受、体味、思考而形成艺术灵感流淌出来的文字就这样出炉了。

此书的出版从某种角度是对2010年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总结。从创作队伍上看作者的年龄从50后到80后横跨四十年，基本囊括了我国当代作家在这一样式上的创作状态。几代作家不同风格不同手法都汇合在此书中各展风采，老作家宝刀不老沉稳布局；新生派锋芒毕露诡异设谜。尤为可喜的事，首次操刀进入此样式创作的作者也能写得蜿蜒曲折，并能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去探索人性的重大命题，显示着这一样式在我国当代作家创作中的生命力与迸发力。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有则报道引起笔者的关注。2010年12月7日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中国大陆学生独占鳌头，在这次测试中，中国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能力上均在前列。这使我与1998年中国少儿工作委员会与中华读书报联合做的一项调查“中国的孩子爱读什么书”联系起来，因为在那个阅读调查中独占鳌头的就是侦探惊险类，孩子们喜爱的理由是这些书给予他们勇敢智慧，培养他们的好奇心探险精神和分析能力。在所有的文学品类中只有侦探推理小说能融科技、法制、人文精神于一身，它被称之为“脑力体操”、“智慧文学”是无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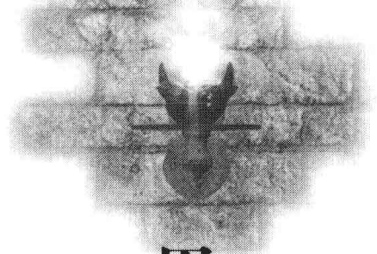
我们称这本书是礼物，就是向读者呈现一份智慧的读物，阅读它，读者就阅读了多彩的2010年。作为阅读的礼物，只要读者喜爱我们会坚持下来，年年奉送别样的阅读时代的密码，让读者通过我们的书不仅便捷轻松地了解每一年侦探推理佳作，还有那年年不同的精彩世界。

目录 Contents

- 1 生死翡翠湖 周浩晖
- 45 蒙蔽真理的威士忌 安阳
- 97 绝对不在现场 康焕龙
- 129 嫌疑犯 X 的现身 陈威宇
- 157 暖唇 李迹裳
- 169 超女之死 杜超
- 203 塞上风 北极光
- 211 唐传奇·无名别传 水天
- 215 鱼水错 郑颖



生死翡翠湖



周浩晖

生死翡翠湖

周浩晖

七月的龙州，如流火般热辣。尤其是午后时分，明晃晃的太阳把空气烤成了热烘烘的一片，只要你置身其中，即使端坐不动，也能很快憋出一身的黏汗来，浑身上下像是爬满了湿乎乎的蚂蚁。在这样的天气下，任何户外活动都是绝对的遭罪。

罗飞偏偏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出警的任务。

翡翠湖度假村，命案，一死一重伤。

案情火急，罗飞立即通知了法医张雨，他们各自召集下属，分乘两辆警车向翡翠湖度假村疾驰而去。

毒辣的日光早已把警车烤成了一个大蒸笼。负责开车的小刘很快就汗如雨下了，他把空调开到了最大挡，那风呼呼地往外吹，却感觉不到些许凉意。小刘摘掉警帽，又扯开了前襟的两个扣子，嘟囔道：“罗队啊，咱这车也该换换了吧？夏天还能开吗？”

罗飞轻轻地“呵”了一声，未置可否。然后他伸手把副驾位置的车窗摇了下来。

小刘也打开了车窗。风势借着车速窜进来，虽然是热的，但总也能带走一些汗水。小刘似乎舒坦了一些，他长长地舒了口气，然后往罗飞

这边瞥了一眼。

“罗队，你是不是冷血动物啊？”他大惊小怪地咋呼道，“这么热的天，你怎么一点汗也不出？”

“心静自然凉。”罗飞淡淡地说着，他衣帽完整，仪态端正。

越是重大的案子越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这是罗飞从警多年早已磨炼出来的基本素质之一。

不过当警车出了市区，一路沿着国道继续往南而去的时候，罗飞看着远远渐渐显现出来的连绵山影，心中却也不免起了一些涟漪。

那是南明山，是罗飞曾经工作过近十年的地方。当时的生活虽然平淡，但也留下了许多无法磨灭的记忆。

翡翠湖便在南明山的脚下，与罗飞当年所在的南明山派出所隔山而对。那是一片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的大湖，三面环山，另一面则是一块硕大的湖滩。罗飞那会儿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闲暇时也曾翻过南明山，到安静秀丽的湖边转一转。他记得那湖滩上生满了芦苇，茂密繁盛，周围鲜有人烟。

不过近年来，翡翠湖倒成了龙州市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尤其是翡翠湖度假村建成之后，相应的道路和配套设施也跟着齐全了。现在人们可以把车直接开到湖边，既能观赏秀美的湖光山色，也可以享受到投资者提供的各种休闲和娱乐服务。

罗飞是下午两点五十一分接到的调度命令，四点零七分，一行人到达了翡翠湖度假村的停车场。

“我靠，全是好车啊，现在有钱人真是多。”小刘的双眼在停车场里打着转，一脸的馋样。

“行了，赶紧停车，把你的衣着整整。”罗飞督促道。小刘瞅准了一辆新款的7系宝马，把警车贴上去停了，趁着戴帽整衣的当儿，又干过了一阵眼瘾。

不远处法医张雨也带着他的助手下了车。一行人会合之后，一同向

度假村的入口处而去。早有一人快步迎了上来，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身着便服，神情干练，远远地便打起了招呼：“罗队！”

罗飞一愣，随即认出那是南城分局刑警队的彭辉。前几年小伙子实习的时候，曾在罗飞手下当过几个月的“徒弟”。

“你怎么也来了？”罗飞看看手表，又追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到的？”

“大概三点吧。”彭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看来他已经在烈日下等了好一阵了。

“这么快？”罗飞和小刘等人惊讶地交换着眼神，这意味着案发十分钟左右，南城刑警队的人马就已经到达了现场，这效率也太高了吧？

“不，我本来是调查另一起案子的。”彭辉连忙解释说，“正好赶上了这里的命案。我可从来没单独处理过命案……刚才调度中心说市局派人过来了，没想到是您，这可好了，我又能跟着您学几手了。”

罗飞暗暗点头。这倒真巧，不过也算个利好。越早有警察到达，对案发现场的保护和勘查便越有利。彭辉这小子他了解，虽然经验不算丰富，但当个助手还是合格的。

“你自己的案子怎么样了？要找的人找到没有？”因为彭辉身着便装，所以罗飞判断他并不是正式的出警，多半是在进行一些摸排和查访之类的工作。

彭辉正想和罗飞说这个事儿：“我来找的两个当事人，一个就是死者，另一个则失踪了。”

“嗯？”罗飞蹙起了眉头，那可就不是什么巧合了，这两桩案子很有可能是源于同一个起因！

“立刻把你掌握的情况告诉我。”罗飞挥了挥手，迈开大步，“我们去现场，边走边说！”

彭辉紧赶了两步，跟上罗飞的步伐，他没有直接汇报案情，而是先问了一句：“罗队，您知道沈氏集团吧？”

罗飞点点头，回答简洁干脆：“知道。”

在龙州不知道沈氏集团的人可不多。这并不仅仅因为沈氏集团惊人的财力，更由于这两年来沈氏家族的多舛命运。

两年前，沈氏集团的老板沈百强夫妇遭遇车祸双双死亡，沈家财产全都被他们的独生女沈萍继承。沈萍手握巨富，美貌如花，但她却注定要承受一场不幸的命运：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疾病注定了她的生命无法跨越三十岁。

一周前，刚刚过完二十八岁生日的沈萍病情突发，死在了自己家中。曾在龙州呼风唤雨的沈氏家族从此彻底消失了。在他们身后是留存于世的巨额财富，据说这笔财富的总额是数以亿计的。

事实上，沈家的命运正是最近在龙州市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沈家“有福挣钱、无福消受”的悲剧结局足以让每个人都激发出一阵深切的感慨。

对于这些事情，罗飞自然也是有所耳闻。

在得到罗飞肯定的回答之后，彭辉这才抖搂出案情：“我是今天上午接到的报警电话，一个叫做凌广锋的人举报说，沈家的独生女沈萍并非死于心脏病——她是被自己新婚不久的丈夫张建南谋害身亡的。”

彭辉话音未落，罗飞的问题已经抛出：“这个凌广锋和沈家有什么关系？”

“他是沈萍的高中同学，也是沈萍的初恋男友。”

“张建南谋害沈萍的动机呢？”

“为了遗产。沈萍死后，沈家所有的财产就到了张建南的手里。”

罗飞转头看了彭辉一眼，脚步不停：“这个动机可不成立。谁都知道沈萍根本活不了多久，沈家的财产迟早都是张建南的。”

“是这样的——”彭辉解释道，“据凌广锋说，张建南根本就是个浪荡子弟，他在一年多以前开始追求沈萍，目的就是为了沈家的财产。沈萍最初被张建南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不过结婚之后还是看清了对方的真

面目。最近一段时间，沈萍正在秘密收集张建南在外面吃喝嫖赌的证据，准备和张建南打一场离婚官司。因为沈家的财富都是沈萍的婚前财产，只要俩人离婚，张建南就一分钱也分不到。”

罗飞略一沉吟：“嗯，如果这么说的话，动机的确是有的。可是证据呢？沈萍到底怎么死的，医院会出具相应的死亡证明，凌广锋要举报张建南谋杀，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才行。”

“凌广锋说他有证据，而且是不容置疑的铁证。”

“什么铁证？”

“他掌握了一段录像，录像上记录了沈萍死亡时发生的情形，显示出正是张建南谋害了沈萍。”

“哦？”罗飞怔了怔。如果这个情况属实，那的确是铁证了！可是这录像会是谁录的？又怎么会落到凌广锋的手里？

彭辉也解释了这些问题：“据凌广锋说，沈萍有了和张建南离婚的打算之后，很多事情便会找他商量。当时沈萍对张建南戒心很重，特意更改了自家别墅的监控系统，开始监控放置着保险箱的卧室。这件事情她只告诉了凌广锋一个人。沈萍突然去世，凌广锋非常怀疑其死因。所以他便千方百计要盗取当天晚上的监控录像。今天早晨，他终于得到了那份录像，于是他立刻报了警，并且把录像资料拷贝了一份快递给了警方。”

“你们看到录像了？”

彭辉摇了摇头：“还没有——虽然收到了U盘，但那张U盘带着病毒，资料没法打开。我们局里的技术人员正在想办法。”

罗飞皱起眉头：“为什么不跟凌广锋联系，让他再发一份？”

“这个……”彭辉显得有些无奈，“凌广锋看到录像之后，情绪非常激动。他报完警，立刻就去找张建南了。我们劝也劝不住。午后他打来电话，说在翡翠湖找到了张建南，我和队里的一个同事立刻就赶了过来，可没想到这里的形势已经迅速恶化了。”

联系彭辉刚见面时说的话，罗飞立刻脑子一转，追问道：“他们俩谁死了？”

“张建南死了，凌广锋失踪。”彭辉的语气低沉。

“凌广锋杀了张建南？”小刘忍不住在一旁插话。的确，任何人听到这个结果时都会产生相同的第一推测吧？不过很快小刘又自己摇了摇头：“不至于啊！既然他已经找到了张建南杀人的证据，完全可以等法律来制裁对方啊，又何必这么冲动呢？”

罗飞没有急着作出判断，他又多问了一句：“你说的‘失踪’是什么概念？”

“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了。”彭辉略微一顿，又补充说，“不过他来时开的那辆马6轿车还在停车场里。”

在罗飞看来，小刘最后补充的那句话其实更有价值：这说明凌广锋没有迅速远走的能力，如果真的是杀人后畏罪潜逃，这一点便显得非常不合情理。

沉思了片刻之后，罗飞将话题一转：“案发现场还有一个人受重伤？我接到的报告说，这个人是翡翠湖度假村的老板。他跟你调查的案子有什么联系？”

彭辉撇撇嘴：“没有任何联系……这个人叫郑天印，已经在第一时间送到市里的医院抢救去了。刚刚得到消息，说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还要休息一阵才能接受警方的询问。”

“嗯，人活着就好。”罗飞心中一宽。现在看来，虽然案情比较重大，但前一桩案子里有录像为证，后一桩案子里则有现场的幸存者，如此看来，破案的难度应该不大。

说话间，一行人已经深入了翡翠湖度假村的内部。这里是整个翡翠湖的东北角，极目眺去，平静的湖面碧绿通透，确实像极了一块硕大无朋的翡翠。

此时日头依然毒辣，但毫无遮拦的湖畔码头附近却围着一大帮人。

罗飞知道，那里应该就是案发现场了。

“赶快把警界圈拉起来。”罗飞向身后的小刘吩咐道，小刘答应一声，带着两个随行的队员扎入了人群中。在他们的吆喝指挥下，人群渐渐向四周散开，露出了仰倒在圈子里的受害者遗体。

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走了出来。彭辉抢上一步介绍说：“这是我的搭档，朱帅，他一直在这里守护现场——这位就是罗飞罗队长。”

朱帅赶过来握住罗飞的手：“罗队，你好。”他虽然比罗飞高出了一个头，但此刻却是满脸崇敬的神色，甚至还略带着一丝羞涩和拘谨。

“辛苦了。”罗飞抬起左手在对方的肩头上拍了拍，顺势看了下时间。现在已经是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了，彭辉他们抵达现场已近一个半小时。

“有没有调查过凌广锋、张建南以及郑天印这三个人的背景资料？”罗飞问道，虽然只听彭辉简单地介绍过案情，但他非常利索地报出了三个涉案人的名字，这番过耳不忘的本领令在场的小刘等人都大为叹服。

彭辉点头回答：“已经让外围的同志去处理了。相关资料很快就会通过度假村的传真发过来。”

“很好。你再去催一催，拿到资料以后先整理一下，把有价值的那部分给我。”

“是！”彭辉响亮地应了一声。筛选资料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关键，很能考验出一名刑警的甄别与分析能力。罗飞能这么信任地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这让彭辉感到颇为自豪。

一旁的朱帅也禁不住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不过他随即也领到了自己的任务。

“小朱，你和我们一起勘查尸体，我有些问题随时需要你的回答。”罗飞很谦和地说道。小伙子握紧拳头点点头，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

在罗飞分派任务的同时，法医张雨已经展开了他的工作。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具男尸，死者身材高大，看年龄应该不足三十岁。他半裸着身体仰倒在地，浑身上下仅穿了一条游泳短裤，同时一双拖鞋散落在他

脚边不远的地方。

这就是张建南了，他刚刚继承了妻子数以亿计的遗产，可是同他妻子一样，他也没有享受这些财富的福分。

受害者的死亡原因看起来非常清晰：在尸体的心口部位有一道两公分多的伤口，虽然不算大，但却非常深。伤口中涌出了大量的血液，在尸体下形成了一片血洼。

不用细看张雨就知道：这显然是一处利器的刺伤，伤口直达心脏，这样的伤势无可挽救，极短的时间内便可致受害者死亡。

刺死受害者的凶器也不难确定：在离死者三米开外的湖滩上丢弃着一柄短刀，刀身大约半尺来长，单刃尖口，看起来非常锋利。刀刃上的血迹在烈日的暴晒下已经干涸，不过刀旁的地面上尚有未干的血泊，同时有不少洋洋洒洒的血点连接在短刀与死者之间。

张雨往短刀处迈出两步，一路上小心避开血痕，然后他蹲下来，伸出右手的两根指头凌空比了比刀刃的尺寸。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又回到尸体旁边，用刚才那两根指头探了探伤口。

罗飞也踱了过来，他围着尸体走了两步，突然俯下身，把目光凑近到死者的右肩处，那里已经被死者自己的鲜血染红，不过罗飞还是从中看出了一些奇怪的印迹。

那是几个血指印，留在死者的肩胛和胳膊的连接处。当分辨清楚之后，罗飞的目光立刻跳到了死者左手上。

死者的右手捂在心口附近，左手却是摊在身体外侧的，五根手指上都看不到明显的血迹。

朱帅跟在罗飞身后，追随着前者的目光。他也看到了这些端倪，凝眉苦思其中隐藏的线索。

罗飞的思绪却已经跳了出来，正好张雨此时也完成了最初的勘验，他便问了一句：“怎么样？”

“利器刺破心脏，当场死亡。”张雨指了指不远处的短刀，“这就是凶

器，你们可以收起来作为物证了。”

罗飞做了个手势，早已在一旁等待的小刘立刻上前，将那柄短刀收在了物证袋里。

“现场的东西你们都没有碰过吧？”罗飞看着朱帅问道。

“没有。”朱帅非常肯定地回答，“而且我也问了报案人，他们也没有碰过刀和死者。当时他们看到郑天印躺在这个位置，昏迷不醒。他们连忙把伤者送往医院，然后就报警了。”

朱帅手指的地方正是短刀旁的那片血泊，看来这一带的血迹都是受伤者郑天印留下的。

“嗯。”罗飞点了点头，又问道，“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是谁？”

“是度假村里的一个服务生。他说……”

罗飞摆摆手，打断了朱帅的话：“不要转述了，去把他叫过来。”

“好的。”朱帅不敢延误，一溜小跑而去。其实那个人也没有走远，正在警戒圈外面看热闹呢，所以朱帅很快便把他领了回来。

这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一见到罗飞立刻便鞠了个躬，毕恭毕敬地叫了声：“警察大哥，你好。”

罗飞被这声“大哥”叫得极不习惯，不过他知道这是娱乐场所里的职业病，便也不以为意，直接问道：“你跟我说说，大概是什么情况。”

“好的，大哥。”服务生又响亮地叫了一声，然后才回答道：“今天下午一点半钟的时候，有个客人要坐快艇，我们郑总就让我调了艘船过来。后来郑总亲自陪那个客人出湖了。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郑总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收船。等我来到码头的时候，看到我们郑总倒在这个地方，肚子上被扎了一刀，浑身是血，已经晕过去了。我赶紧叫来度假村里的医护员，同时安排车辆把郑总送往医院。那边还躺着一个人，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就没有管。”

“你认识那个死者吗？”

“认识。他叫张建南，是我们度假村的常客。”

“那个坐快艇的客人呢？”

“不认识，他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来。”

“他是不是叫凌广锋？”

“估计是吧。我听郑总管他叫凌先生。”

罗飞一边听着小伙子的回答，一边抬起目光往周围扫视着。在距离陈尸点十几步的地方是一个小码头，码头上停靠着一艘快艇。罗飞指着那快艇问道：“你说的船，是不是那艘？”

“是的，大哥。”

“嗯。暂时就是这些……”罗飞看看朱帅，“你把他带下去吧，别让他跑远，随时保持联系。”

“明白。”朱帅把小伙子带离现场，罗飞则向着那艘快艇走去，小刘跟随在他的身后。

快艇通过一条缆绳拴在码头上。罗飞登上快艇，引起船身一阵轻微的摇晃。站在艇中，四周被碧绿的湖面包围着，令人产生一种神秘幽邃的感觉。

很快，罗飞的目光遽然一跳，似乎发现了什么。他冲小刘招了招手：“给我一个物证袋。”

码头上的小刘连忙掏出一个物证袋，踮起脚尖递给了罗飞。罗飞把袋口捻开，弯下腰从甲板上捡起了一样东西。

小刘伸长脖子，看清楚那是一只黑色的男用手机，款式新颖时尚，应该价格不菲。

罗飞隔着物证袋按动手机上的快捷键，调出了手机最近的通话记录。记录显示该手机在下午两点十一分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只显示出一串号码，看来并没有储存于机主设置的通讯录中。

罗飞按下了回拨键，手机听筒里很快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无法接通……”

罗飞又打开手机里的通讯录，随便找了个靠前的号码拨出去，通讯

录上这个号码的名称叫做“媛媛”，按照拼音规则排在了通讯录的第一位。

这次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一个女人在听筒那边发着嗲：“哟，帅哥，今天想起我来了啊？”

罗飞皱了皱眉头，对机主的身份有了猜测，反问道：“你认识张建南？”

对面的女人听出不对劲，立刻换上了很不友善的语气：“你是谁？张建南人呢？”

罗飞的猜测得到了印证，他不再答理电话那头的女人，直接把手机挂断，然后连同物证袋一起递给小刘：“收好，这是死者的遗物。”

小刘接过手机，同时下意识地瞥了眼不远处的死者——尸体出现在湖滩上，而手机却遗留在快艇中，这说明了什么呢？

罗飞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不过他的目光却是看向那平静的湖面。湖水泛着绿光，即使是在阳光刺目的夏日午后，也仍能给人带来一种幽冷昏暗的感觉。罗飞的眼神专注而锐利，似乎要直刺破平静的水面，看透那些隐藏在幽幽碧水下的秘密。

罗飞的这番沉思直到彭辉到来后才被打断。后者手拿着几页打印纸，脚步匆匆地赶到码头上：“罗队，你要的资料整理好了。”

罗飞立刻转身下了快艇，他接过那几张纸扫了一眼，正是张建南、凌广锋和郑天印的个人信息，除了照片之外，还配有详细的履历资料和性格分析。罗飞赞了句：“很好。”然后又突然问道：“13020011590，这是不是凌广锋的手机号码？”

彭辉连忙翻出自己的手机通话记录进行查看：“对，13020011590，是凌广锋，怎么了？”

“下午两点十一分，凌广锋给张建南打过电话，俩人通话一分多钟。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罗飞一边看资料一边问道。

“是有这么回事。我们是通过现场目击者了解到的——张建南这次来